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周口红色记忆

理琪：天福英雄胶东之魂（一）



(美术作品)1936年1月,理琪只身一人,来到胶东,领导革命。(摄于山东牟平雷神庙战斗遗址纪念馆)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理琪,从周口大康走出的著名抗日英烈。他,地主家的少爷成长为太康最早的中共党员。他,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在胶东成功发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开启红色胶东时代。他,取名理琪有什么含义?他,领导胶东抗战,著名作家冯德英在小说《山菊花》中有大量描述。他,是牺牲在胶东抗日战场上的最高将领。迁葬时,当地百姓用最高礼仪为其送行。他,牺牲十多年后,为什么姐姐“千里寻弟”?他,在胶东大地享有殊荣,被誉为“天福英雄”“胶东之魂”……

今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理琪们”用牺牲换来的太平盛世,作为理琪家乡人,沿着理琪的革命足迹,采访他的红色故事,感悟他的人格情怀,愈发感觉到我们对他的了解远远不够。他的事迹需要更多人铭记,他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让我们一起走近理琪……

太康最早 中共党员

盛夏时节,在理琪家乡太康县,记者见到一份珍贵的理琪手稿。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工整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们办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反封建骨干,为广泛发动农民,急需张贴标语口号。我拟了几条供兄参考一下。一、天下穷人是一家。二、不劳而获是剥削。三、打倒剥削者。四、幸福靠双手,世上没有神仙。五、工农是天下主人。六、敬神不如敬父母。七、烧香不如孝双亲。八、修改后写二百多幅,张贴韩庄和四周围村……”

这是1925年7月间,理琪给好友的来信。

命道理,教育大家联合起来,为建立农民协会奠定了基础。他发动群众毁庙宇,拉神胎,并亲自组织、带领几百名农民来到附近的固窠、韩店等村,推倒土地庙、龙王庙里的神胎。这些事在当地农民中震动很大。”

显然,开头提到理琪的两封亲笔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1925年秋,遵照党的安排,理琪又离开了太康县,来到开封,考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期间,理琪有幸认识了同龄人邓汝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使两人越走越近。毕业后,邓汝训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理琪留在冯玉祥西北军担任电台报务员,按照指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谁也不会想到,同窗好友邓汝训,多年后竟是理琪踏上胶东这块土地的重要介绍人。

在默默等待中,理琪就像干渴的大地,需要一声霹雳惊雷,迎接久违的甘霖。

宁都起义 精神洗礼

1927年的中国时局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在艰难中前行。理琪遵照党的指示,仍在国民党部队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败北后,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这样,潜伏在西北军的理琪成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员。

为巩固独裁统治,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三次“围剿”均告失败后,蒋介石玩弄“一箭双雕”之计,派不是嫡系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至江西宁都剿共。于是,理琪也随军来到了宁都。

在宁都,潜伏军中且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理琪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一面进行瓦解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活动”,一面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提供给红军,帮助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

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紧张秘密地做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及军中中、高级军官的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

理琪盼望已久的惊雷来了。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支领导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携两万多件武器胜利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次爱国主义壮举中,有记载的8名周口人参加宁都起义,其中就有理琪。

理琪这段历史充满传奇。有的资料中,理琪不在宁都起义前夕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20多位地下共产党员名单中。有的资料中,他策动宁都起义被发觉,提前离开回到中央苏区。

宁都起义时,理琪是地下党员吗?他参加宁都起义没有?今年5月初,记者曾远赴江西宁都采访。党史研究专家、《雄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作者、江西宁都人李学文,耗费20年之功研究宁都起义历史,多年前曾到周口采访,对周口碑起义将士历史比较熟悉。

在宁都县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学文认为,理琪1925年入党,参加了宁都起义。他保密工作做得好,不暴露党员身份以适应以后更重要的隐蔽工作。

“风雷吼,战旗红,人声欢。铁臂舞剑,慷慨悲歌报国难。挥干戈驱倭虏,收复黑水白山。壮志凌霄汉,重整旧河山,神功创奇观。”宁都起义成功后,理琪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赋诗一首,慷慨激昂,放声吟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宁都起义,理琪接受精神洗礼——可爱的中国,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引导走向光明。为了党的壮丽事业,他愿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听党召唤 潜伏上海

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共产党员李侠来到大上海,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为我党无数潜伏者的代表人物。理琪也有一段同样的经历。

宁都起义成功后,理琪没有暴露身份,继续潜伏在国民党部队,一次秘密向苏区发报时不幸走漏风声,遭到追捕。但他机智脱险,长途跋涉,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来到瑞金,理琪利用操控无线电收发业务的便利条件,不断关注国民党部队动向,一旦发现重要情报立即报告,这为前方红军部队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挫败“围剿”阴谋作出重要贡献。

1934年初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天上午,上级组织的一位领导人突然找他单独谈话,让他离开苏区,立即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党组织之所以让理琪到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一方面因为电台报务人才极缺,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充分信任。

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带着党的重托,理琪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央机关做电报收发工作。他身负重要重任,总是巧妙而出色地完成工作。然而,上海斗争形势严峻,隐蔽中的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许多活动被迫暂时停下来。一些地下工作者也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十分险恶。理琪经常饿着肚子流浪街头,但他怀着对党赤诚的心坚持斗争。1935年下半年,理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在上海开展工作。

正当他为寻找党的组织焦灼万分时,和他经常保持联系,在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窗好友邓汝训突然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到胶东开

展革命斗争……

危难之际 领航胶东

胶东,名称来源于秦朝胶东郡,大范围指胶莱河以东地区,小范围指烟台、威海地区。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节点上,胶东一些村庄党的活动如星星之火,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点燃了群众的革命热情。然而,反动势力对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特别是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疯狂的“清乡”。大批暴动队员被抓被杀,胶东各县党组织惨遭破坏,整个胶东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被捕,国民党将其杀害后,人头悬挂文登城门外示众3天。在文登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3000多人,一次被杀30多人,城内一片血雨腥风。乳山县(原属牟平、海阳地)有关资料记载,全县有230多名党员被敌人杀害,有的被抓心挖胆,有的头颅被割挂在城门或电线杆上示众。

胶东东部的革命火种,几乎全部被扑灭。接到同窗好友邓汝训来信时,在上海的理琪从报纸上得知“胶东赤匪猖獗”,国民党对“一一·四”暴动血腥镇压,此去胶东同样冒着巨大危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上海到胶东,理琪的革命生涯走向高潮。

理琪不是胶东人,本和胶东无任何关系,是什么原因和力量让理琪毅然决然来到胶东这块陌生的大地?他是怎样和胶东党组织接上关系的?

今年6月15日,记者远赴胶东,和威海市文登区红色胶东研究会会长许建中共同追寻理琪战斗足迹,擦亮这段岁月印痕。

“西字城里党旗红,理琪豪迈来胶东”。这是2022年12月,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纪念理琪来胶东重燃革命烽火的情景,道出其中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在文登、荣成、威海卫交界处,连绵起伏的山脉将西字城村深情地拥入怀中。村庄不大,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革命风云。记者一行驱车来到西字城村邓汝训老宅。老宅红瓦黄墙,充满沧桑。在这里,许建中还原了理琪初到胶东时的一些场景。

“一一·四”暴动失败,胶东党组织群龙无首,和上级失去联系。当时在河南省委工作的邓汝训收到老家文登党组织求助信后,在无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危急情况下,果断选择了理琪。理琪是党员且有着大城市地下工作经验,还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城市暴动经验,相信他能携民众及同志开辟胶东革命新天地。邓汝训特意安排理琪,到胶东后找文登临时县委书记、沟于家村的张修己联系。

党在危难时刻,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理琪也把生死置之度外,按下异地党组织请求,决心远赴胶东挽救危局。

1936年1月,理琪化名“王奇”,身着长袍,乘船由上海辗转至文登。当时负责接头的地下交通员后来回忆初见理琪的情景——“长袍先生提着木箱,在冷风里笔直地站在集市旁边一棵大树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细身材,中等以上个子,圆脸型,大眼睛,戴副眼镜,清瘦干练,斯斯文文的。只感到此人沉稳、坚定,眼神深邃而锐利,让人一看就生出希望来,这是个浑身洋溢着激情的人,这是个蕴藏着无限能量的人。”

受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己指派,西字城村地下党员前去迎接理琪。夜幕掩护下,理琪在西字城村暂住。过了两天,理琪找到邓汝训家,向邓家人出示了邓汝训亲笔信。信中写道:“今来王奇弟,是我结拜金兰兄弟,情同手足,仁道甚厚。彼来故乡,一则拜认母亲,二则顺销文房四宝。望兄长禀告母亲以客相待……”

理琪拜邓母为干娘,在邓汝训家暂住下来,并与党员刘庆华取得联系,初步了解了胶东的情况。

“十几天后,理琪由人护送,夜行崎岖山路,来到六里地外沟于家村的张修己家,也就是文登临时县委所在地。”许建中说,理琪是外

地人,口音不同,容易暴露目标。大家把理琪当亲人,经常教他当地方言,亲密无间。

理琪到沟于家村住在张修己家,白天隐藏在张家的西间听取汇报,晚上和张修己穿山越岭,物色发展新党员。

风起云涌的胶东大地,需要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在理琪指导下,胶东革命犹如漫漫黑夜里有指路明灯。革命同志有了主心骨,以更大勇气迎接新的挑战。

来到胶东一段时间后,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定理想信念,他开始使用理琪这个名字。为什么选用这两个字?他从革命导师列宁的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中取“里奇”两字的谐音,理琪这个名字从此产生了。从游建铎到王奇,再到理琪,他在革命道路上始终向前。

一封长信 拨正航向

如今,沟于家村中共胶东特委旧址门口设置了保护标志,属文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房顶由厚厚的贝草铺设而成,保持了战争年代原貌。

理琪起居室内按原貌复原,笔墨纸砚、桌子柜子摆放整齐。展厅内,各种红色文物、红色历史以实物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

“理琪的到来,使胶东革命火焰重新燃起。为躲避敌人‘清剿’,理琪后来又来到威海卫、济南避险。不久,第二次来到沟于家村。”许建中说,1936年4月,党组织在沟于家村建立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

听说记者来自理琪老家周口,沟于家村党支部书记杭良很惊奇、很高兴。这也是多年来,他第一次向理琪家乡的记者讲理琪:“现在,我们沟于家村委员会里有一位会计,他姥爷当年就是理琪的秘书呢……”

“大雪飘飘在烈风中,胶东正在闹暴动……机枪大炮轰,多少烈士鲜血红……”展厅内,《胶东正在闹暴动》的词谱展板占据门与床之间大半个墙壁,将人带回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

胶东临时特委成立后,为加强胶东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理琪曾创办《真理报》。他担任主编,亲手撰稿。每逢桥头集日,党员就偷偷将《真理报》提前张贴在集市的大树上或石碑上。第二天赶集时再混在人群中观察众人的反应。常常听到有人悄悄议论说,这个小报真好,说的道理很对。《真理报》先后出版5期,吹响了战斗号角。

白色恐怖中,敌人经常“清乡”。为了安全,理琪常常从一个村转移到另一个村,在极端危险与困苦的情况下,他深入基层做了大量基础研究工

参照在中央苏区时的经历,1936年6月,理琪撰写15000多字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提出了现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这也是指导胶东革命的第一份文件,饱含马列主义思想,一经发出,当即在基层党组织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封信,拨正胶东革命航向。胶东党组织在这份文件精神指导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恢复壮大。

在泥播斑驳的理琪起居室,记者仿佛看到,如豆灯光下,理琪正总结“一一·四”暴动失败经验教训,撰写《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饿了,喝口凉水;喝了,啃口饼干,奋力重燃胶东革命星星之火。

为保护胶东特委旧址,村里修路时专门将房子保留下来。十几年前的春节,有小孩放鞭炮,将胶东特委旧址房顶烧着了。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杭良和村民冒着危险上房顶将大火扑灭。红色遗址,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是村里人永远的精神财富。目前,村里正在进行胶东特委旧址修复,打造红色研学点,建设红色文旅村庄。不仅节假日,平日人们也常来这里寻找革命初心、缅怀革命先烈。

村党支部书记杭良深情地说:“理琪作为河南人,在胶东革命遭遇困境的关键时期,来这里指导胶东革命,群众都很尊重他、感激他,更怀念他。”②18



(美术作品)理琪在文登沟于家村研究开展武装斗争。(摄于山东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